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大唐新語 第十六章 知微

隋吏部侍郎高構，典選銓綜，至房玄齡、杜如晦，愕然正視良久，降價抗禮，延入內齋共食，謂之曰：「二賢當興王佐命，位極人臣。杜年稍減於房耳。願以子孫為托。」因謂裴矩曰：「僕聞人多矣，未見此賢。」嗟仰不已。貞觀初，如晦終右僕射，玄齡至司空，咸如構言。房玄齡與杜如晦友善，慨然有匡主濟時之志。開皇中，隨父彥謙至長安。時天下宴安，論者以為國祚無疆。玄齡密告彥謙曰：「隋帝盜有天下，不為後嗣長計，混淆嫡庶，使相傾奪。今雖清平，其亡可翹足而待。」彥謙驚止之，因謂友人李少適曰：「主上性多忌刻，不納諫爭。太子卑弱，諸王擅威。唯行苛酷之政，不弘遠之大略。今雖少安，吾憂其危亂矣。」少適以為不然。大業之季，其言皆驗。及義師濟河，玄齡杖策謁於軍門，太宗以為謀生，每歎曰：「昔光武云：『自吾得鄧禹，人益親。』寡人有玄齡，亦猶禹也。」佐平天下，及終相位，凡三十二年，號為賢相，然無跡可尋。為唐宗臣，宜哉！

李靖既平突厥，傾其種落，言於太宗曰：「陛下五十年後，當憂北邊。」至高宗末，突厥果為患。突厥初平，溫彥博議遷其人於朔方，以實空虛之地。魏徵以為不可，曰：「夷不亂華，非長久之計。」開元中，六胡果叛，咸如徵言。

李勣，少與鄉人翟讓聚眾為盜，以李密為主，言於密曰：「天下大亂，本為飢苦。若得黎陽一倉，大事濟矣。」遂襲取之。時在飢餓，就倉者數萬人。魏徵、高季輔、杜正倫、郭孝恪皆客游，勣一見便加禮敬，引之臥內，談謔無倦。及平武牢，獲戴胄，亟推薦，咸至大官。時稱勣有知人之鑒。

侯君集得倖於太宗，命李靖教其兵法。既而奏曰：「李靖將反，至隱微之際，輒不以示臣。」太宗以讓靖，靖對曰：「此君集反耳。今中夏又安，臣之所教，足以安制四夷矣。今君集求盡臣之術者，是將有異志焉！」時靖為左僕射，君集為兵部尚書，俱自朝還省。君集馬過門數步而不覺，靖謂人曰：「君集意不在人，必將反矣。」至七年四月，大理囚凶乾承基告太子承乾、漢王元昌與侯君集反。太宗大驚，亟命召之，以出期不鞠問，且將賞其死。群臣固爭，遽請斬之，以明大法。謂之曰：「與公長訣矣！」遂歔歔下泣。君集亦自投於地，遂戮於四達之衢。君集謂監者曰：「君集豈反者乎？」蹉跌至此。昔自潘邵早承羈紲，擊滅二虜，頗有微功。為言於陛下，乞令一子以主禋祀。」太宗特原其妻並一子為庶人，流之嶺南。

馬周，雅善敷奏，動無不中。岑文本謂人曰：「吾觀馬周論事多矣，援引事類，揚推古今，舉要刪蕪，言辯而理切。奇鋒高論，往往間出，聽之靡靡，令人忘倦。然鸞肩火色騰上，必速死，恐不能久矣。」無何而卒，如文本言。

秦叔寶，屬隋將來護兒帳內，寶母死，護兒遣使弔之。軍吏咸怪曰：「士卒遭喪多矣，將軍未嘗降問，弔叔寶何也？」護兒曰：「此人勇有志節，吾豈以卑賤處之。」叔寶後事李密，密收入王充。程乾金謂叔寶曰：「充好為咒誓，乃師老嫗耳，豈是撥亂主乎？」後充拒王師，二人統兵戰，馬上揖充而降。太宗甚重之，功名克成，死於牖下，皆萬人敵也。

太宗破高麗於安市城東南，斬首二萬餘級，降者二萬餘人，俘獲牛馬萬餘匹。因名所幸山為「駐蹕山」。許敬宗為文刻石紀功焉。中書舍人敬播曰：「聖人與天地合德，山名駐蹕，此蓋天意鑿與不復更東矣。」自七月攻安市，城拔，乃班師焉。

魏王泰有寵於太宗，所給月料逾於太子。褚遂良諫曰：「聖人制禮，尊嫡卑庶。故立嫡以長，謂之儲君，其所承也，重矣。俾用物不計，與王者共之。庶子雖賢，不是正嫡。先王所以塞嫌疑之漸，除禍亂之源。伏見儲君物料翻少魏王，陛下非所以愛子也。」文多不盡載，太宗納之。

李義府，僑居於蜀，袁天罡見而奇之，曰：「此郎君貴極人臣，但壽不長耳。」因請舍之，托其子曰：「此子七品相，願公提挈之。」義府許諾，因問：「天綱壽幾何？」對曰：「五十二外，非所知也。」安撫使李大亮、侍中劉洎等連薦之，召見，試令詠鳥，立成，其詩曰：「日裡颺朝彩，琴中半夜啼。上林許多樹，不借一枝棲。」太宗深賞之，曰：「我將全樹借汝，豈惟一枝。」自門下典儀，超拜監察御史，其後位壽，咸如天綱之言。

李嗣貞，嘗與朝列同過太清觀，道士劉概輔儼為設樂。嗣貞曰：「此樂宮商不和，君臣相阻之徵也。角徵失次，父子不和之兆也。殺聲既多，哀調又苦，若國家無事，太子受其咎矣。」居數月，章懷太子果為則天所構，廢為庶人，死於巴州。劉概輔儼奏其事，自始平令，擢為太常丞也。

魏元忠，本名貞宰，儀鳳中以封事召見。高宗與語，無所屈撓，慰喻遣之。忠不舞蹈而出，高宗目送之，謂中書令薛元超曰：「此書生雖未解朝廷禮儀，名以定體，真宰相也。」則天時為酷吏羅織下獄，有詔出之，小吏先聞以告。元忠驚喜，問：「汝名何？」曰：「元忠。」乃改名為元忠也。

裴行儉，少聰敏多藝，立功邊陲，克凶醜。及為吏部侍郎，賞拔蘇味道、王勣，曰：「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。」勣，勃之兄也。時李敬玄盛稱王勃、楊炯等四人，以示行儉，曰：「士之致遠，先器識而後文藝也。勃等雖有才名，而浮躁淺露，豈享爵祿者楊稍似沉靜，應至令長，並鮮克令終。」卒如其言。

王及善為文昌左相國，因內宴，見張易之兄弟恃寵，無人臣禮，數奏抑之。則天不悅，謂及善曰：「卿既無事，更有游宴。但檢校閣中，不須去也。」及善因請假月餘，則天不之問。及善歎曰：「豈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月不見乎事可知矣。」乃乞骸骨。

李迥秀任考功員外，知貢舉。有進士姓崔者，文章非佳，迥秀覽之良久，謂之曰：「第一：清涼崔郎，儀貌不惡，鬚眉如戟，精彩甚高，出身處可量，豈必要須進士？」再三慰諭而遣之，聞者大噱焉。

玄宗東封回，右丞相張說奏言：「吐蕃醜逆，誠負萬誅，然國家久事征討，實亦勞心。今甘、涼、河、鄯，征發不息，已數十年於茲矣。雖有克捷，亦有敗軍，此誠安危之時也。聞其悔過請和，惟陛下許其稽顙，以息邊境，則蒼生幸甚。」玄宗曰：「待與王君寔籌之。」說出，謂源乾曜曰：「君寔勇而無謀，好兵以求相。兩國和好，何以為功彼若入朝，則吾計不行矣。」竟如其言。說懼君寔驍兵，終致傾覆。時雋州獲鬥羊，因上《鬥羊表》以諷焉。玄宗不納。至五年九月，吐蕃果犯瓜州，殺刺史田元獻，並害君寔父，大殺掠男女，取軍貨倉糧而去。君寔馳赴肅州以襲之，還至甘州鞏筆驛，為吐蕃所擊，師徒大敗，君寔死之，咸如說言。